



# 失乐园

(日) 渡边淳一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

# 失乐园

渡边淳一 著



文化艺术  
天地圖書 联合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乐园/[日]渡边淳一著;谭玲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1 重印

ISBN 7-5039-1749-0

I. 失… II. ①渡… ②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5977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8-0688

本书经 Japan UNI Agency 代理,  
取得作者授权

## 失乐园

[日]渡边淳一 著

谭玲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70,000 字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5039-1749-0/I·768

定价:19.80 元

# 爱,能变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代序)

——渡边淳一向中国读者致辞

张 石

1998年3月31日,我在位于东京都涉谷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事务所里,采访了渡边淳一先生。渡边淳一先生于1933年10月24日生于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一度曾任整形外科医生。后来他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接着又发表《遥远的落日》等作品,1980年获吉川英治奖。1995年9月1日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长篇连载小说《失乐园》,描写不伦中的纯爱,引起巨大反响,并相继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

《失乐园》热迅速蔓延到华人世界,首先在台湾被翻译出版。最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和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购下《失乐园》版权,在香港与大陆同时出版。

就《失乐园》在中国出版,记者向渡边先生提出一些问题,渡边先生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

记者: 中国和日本国家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差异也很大,在渡边先生的《失乐园》将在中国出版之际,您对中国读者有什么希冀吗? 对中国读者,您要说一些什么呢?

渡边: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的体制不同,但在男

女之爱上,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我的作品就是描写这些男女之间的爱的深沉、爱的沉重、爱的美好、爱的可怕,在终极处追究这些问题的实质。在有些部分的表现上,我可能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在男女的本质,我想(中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吧?因此我殷切地希望中国的读者阅读我的著作。

记者:《失乐园》在日本的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许今后也会在中国,甚至世界的读者中引起反响。但是无论从小说题材、内容还是题目来看,这部小说不过是从来就有的爱情题材、爱情主题,是为了爱的情死。恕我直言,从体裁、主题和题目上来看,这些都是较陈旧的,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关于这篇小说的特色,渡边先生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渡边:无论日本还是世界,现在人们都不愿写深沉的爱,包括性爱,而是去写一些“轻松的爱”,现在电视剧中常出现的一种“Trendy”(最新流行),就是写一些轻松的爱情。但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并非如此轻松、浅薄,而是燃烧着火一样深沉的爱的愿望。那些较“轻”的爱,往往是一些小事,如朋友间关系不快乐啦,那些从自己的打算、利益出发,经过精心计算的爱啦,但追求真正的、深沉之爱的心情,确实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大家才会来读《失乐园》。到了现代,爱变得轻薄了,变得理性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要对真正的、深沉的爱重新认识了。

说到情死,日本也有很古老的情死小说和美化情死的戏剧。这些戏剧也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江户时代,近松左卫门(江户中期净琉璃、歌舞伎剧本作家)写的那些东西,一般都是一些妓女和身分不同的人恋爱的故事,或者是非常费钱的情事,虽然没钱又要勉强去做。

记者：您说的是《曾根崎情死》吗？

渡边：是的，《曾根崎情死》是这样，其它的一些也是这样（《曾根崎情死》是近松左卫门 1703 年写的一出净琉璃剧，描写大阪一个酱油批发商的伙计德兵卫，和妓女阿初定了白首之盟，其东家逼其与自己的侄子结婚，并给德兵卫乡下的继母一些钱，决定了亲事。德兵卫好不容易把钱要回，又被嫖客九平次勒索了去，当德兵卫向九平次讨债时，被九平次毒打，阿初被别的客人拉走。东家还钱的期限已到，当晚阿初和德兵卫双双自杀——笔者注）。没有钱的人涉及到钱的事，走到了绝境，就自杀了。这些旧的情死故事，都是一些负面的情死，是一种逃避式的情死，是不得不死的情死，使了人家的钱，在义理上又必须还账。而我的小说是现代小说，在现代社会中，写因为经济原因而死的故事，很难具有现实性，在日本现实社会中，背了 10 亿、20 亿的债，仍然生活得朝气蓬勃的人处处都有，他们是不去死的，因为钱而去死的故事，在现代社会确实失却了现实性。而我的《失乐园》的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并不是因为从来的情死故事中的那种原因才去死的，他们是在幸福的顶点死的。不是那种落到了人生的最低点，已经没有了出路，被逼上了绝路的死。而是登上了爱的顶点的死，而爱一旦到了顶点，相反会有一种倦怠感，已经不能更上一层楼了，因为这已是爱的最高潮了。就是再想进一步，从年龄上，从社会的集团的要求都不可能了。作为女人的凛子也是最美的盛年期，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在幸福和美的顶点死的。虽然同样是情死，但和那些被逼到绝路上的负面的情死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是一种“正值”的情死。

记者：这和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情死有些相同吧？

渡边：太宰治也许是走到了绝路吧？而久木和凛子是顶点的死，登上了最高的顶点，感觉能到达此境足矣，这是最幸福的境界，该干的事都已经干过了，死了也值了。情死虽然是很具有悲剧性的，但从另一方面看，用一种非常任性的说法来说，就是“尊严死”，是自己选择了死。这和以往的古老的、晦暗的、悲苦的死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凛子且当别论，从久木的死来看，是不是也包含对自己的家庭谢罪的感情呢？

渡边：虽然也有这种心情，但是爱这个东西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从一种独占的欲望出发，选择了死，爱是一种利己的行为。因此我在这本小说里，不仅写了爱的美，也写了爱的可怕。有很多人也许在现实中是不做这种事情的，虽然不做，但在心灵深处，却隐藏着“干一下试试看”的愿望，“想像他们一样爱得热烈，爱得深沉”，“想和他们一样地为爱燃烧”。虽然现实中不一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现实中的爱情是不是没有充分燃烧、半途而废了呢？这是向现实的妥协。但是在内心中，还是隐藏着一种爱的“完全燃烧”的愿望。

记者：您在您的书上写着：“我在写这本小说时，也正在恋爱，但这是梦和现实相交错的产物，加上过去的恋情，以及回想起那时听到的音乐和情景，这使我进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恋爱状态，沉浸在其中，努力写着，写着……”也许我问这样的问题是很失礼的，您在您的小说中写进了许多你自身所经历的事情吗？

渡边：不能说我有和书中的主人公同样的经验，无论从感觉上来看，还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不可能经历和我写下的故事

相同的事情,因此这篇小说并不是写实的。但我是回想着自己以往的强烈而充满激情的恋情写着这部作品的,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与心写这部小说,因此是很累的,用脑袋写小说是不累的。

记者:如果用所谓的“知识”写呢?

渡边:如果用知识写的话,调查一下,整理一下,这样东西写多少都能写。关键是用“情感”和“情念”写,写男女关系的小说,如果自己的情感不燃烧起来,那就会失败。用幻想、用理性、用知识写男女之爱的小说是行不通的,这和幻想小说、事件小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意志的搏斗,就像拳击一样,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否则的话是写不成男女之爱的小说的。

记者:依我看渡边先生的小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渡边:没有这样的感情基础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虽然我并没有死过,但是如果没有与此相近的感情基础,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

记者:渡边先生是否接受了西洋小说写作方法呢?譬如说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等等。

渡边:我想并没有接受多少,我也不赞成你所说的那些写作方法,但是西洋人如果写恋爱小说,也会和我一样,就是说如果不以实感为基础,自己的心不被情热燃烧起来,就会失败。

记者:渡边先生在书中写道:“(久木和凛子)浸透在身体内部涌跃着的沸腾的快感中,久木在感到肌肤与肌肤之契合的同时,感到了心灵的安详,一种‘谛观’也油然而生。”据我所知,如究其根源,“谛观”是佛教用语,当然日语中在普通语



言的意义上也使用这个词，渡边先生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否与佛教相通呢？

渡边：我想说的是“虚无”，也就是“虚空”。在登上了顶点的人那里，会有“虚无”的到来，在那些勤奋努力、积攒了一些钱，然后想住一幢好房子的人那里是没有“虚无”的，只有那些登上顶点的人才会感到“虚无”，这里的“绝念”与“谛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虚无”的顶点去死的心情，就是“谛观”。这是一种沉静的心境。这是一种“人生至此足矣”的心境。这是和佛教境界相联系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东京《中文导报》第 226 期)

## 目 录

落日 .....	1
秋天 .....	31
良夜 .....	59
短日 .....	97
初会 .....	131
冬瀑 .....	165
春阴 .....	209
落花 .....	243
小满 .....	279
半夏 .....	309
空蝉 .....	341
至福 .....	371
终章 .....	397

# 落日





“好可怕……”

这句话从凜子唇中流露出来时，久木不觉停止动作，窥看女人的表情。

此刻，凜子确实在久木怀中。娇小匀称的身躯躬成两截，男人宽阔的背部覆在其上。透过床边淡淡的灯光窥见到的凜子脸上，眉头挤出纵深的皱纹，紧闭的眼皮微微跳动，像是在哭泣。

凜子这时候确实处在即将到达快乐巅峰的状态，贪享着从一切束缚女人身心的拘束中获得解放的愉悦而奔向高潮。

而这之前的“好可怕哦……”是怎么回事？

久木和凜子聚会无数，每一次听她以各种不同的言词诉说欢愉。有时候说“不行了”，有时候呢喃“到啦”，也有说“救……我……”即使每一次的说法不同，但凜子的身体正在欢愉顶点得到爆炸似的快感则是不变的。

可是她说“好可怕……”这还是头一回。

久木按捺想回问“为什么”的冲动，更加用力拥抱她，在拼命挣扎却难以逃脱的紧贴感中，凜子反复着小小的痉挛而达到高潮。

久木再开口问她，是在几分钟以后。

发生关系前一直秉持有夫之妇矜持的凜子，似乎以方寸的开放为耻，轻轻侧身躬着背，拿起被单盖在胸口到腰部一带。

久木下巴靠在她浑圆的肩膀上低语。

“你刚才说可怕……”

是久木呼出的热气触及耳根的缘故吗？凜子身躯倏地一缩，没有回答。

“什么可怕？”

久木再问一次，凜子那满足后稍微慵懒的声音呢喃着：

“好像全身的血液逆流向体外喷出似的……”

那是身为男人的久木无法想像的感觉。

“可是，感觉很好吧？”

“当然，而且不只是好……”

“我想听听看！”

久木再问，凜子回想似地停顿一下。

“就在忘我地快到达高潮时，皮肤突然起鸡皮疙瘩，一阵哆嗦，那里像太阳般变得又热又大，从中散发的快感涨满全身……”

久木听着，觉得女人那有着多彩多姿变化的身体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奇怪，甚而觉得嫉妒了。

“这里……”凜子仍然闭着眼睛，示意说。

“你应该没到达这里，但是我却有那种被深而强力刺穿、直通头顶，心想就这么随他去算了的感觉……”

说到这里，凜子突然紧拥久木，久木也更加用劲抱着那还情热未退的躯体，确实感受到在今天对凜子的感觉更深了。

每次性爱以后两人总是相拥而眠。姿势多半是女人横卧，轻轻地把头放在仰卧的男人左胸上，下半身却挨得更紧贴，交缠在一起。

此刻两人也是这样躺着，没多久，男人右手缓缓伸到女人肩后抚摸她的背。凜子像是忘记瞬间前的奔放，安静得很，像狗仔被驯服般闭着眼睛，承受着久木从颈部到背部温柔的爱抚。

凜子的皮肤光滑柔软，久木一夸赞，凜子就小声嘀咕：“是跟你这样以后才变的。”是满溢情爱的行为让女性体内血液循环、促进荷尔蒙分泌而滋润了肌肤吗？听她说“都是你的缘故”，久木满意得更勤加爱抚，只是逐渐也有些累了，手指动作迟缓下来，凜子也在满足之后的充盈与安适感中慢慢睡去。

当然，在睡着时是采取彼此都舒服的姿势，有时候醒时凜子的头还压在久木肩头，让久木手臂麻痹；有时候上身离得老远，下半身还交缠着。现在就这么睡下，无法预知醒来后会是什么姿势。

但不论如何，男人与女人都习惯且喜欢性爱之后肌肤与肌肤若即若离、适度相拥在床上的那种漂浮的无边无际有些慵散的感觉中。

在这种状态下，久木的脑袋还是清醒的，他把目光移向布帘紧拢的窗户。

差不多六点了，是太阳缓缓沉落在弧形海岸线那端的时候。

两人是在昨天傍晚来到这镰仓的饭店。

周五三点过后，久木离开位在九段的公司，到东京车站和凜子会合，搭乘横须贺线在镰仓下车。

饭店在七里滨畔的小高丘上，时序一入九月，夏天时年轻人熙来攘往的海岸大道上车辆锐减，计程车不到二十分钟就开到了饭店。

久木选择这家饭店和凜子幽会，是因为这里距离东京一小时的车程，颇有暂离都会短旅的气氛。饭店房间可以看见海，也能享受古都镰仓的静谧。再说，饭店才新开张，熟客还少，不太容易被人看见。

当然，久木这么想，不见得就是为了不要让人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虽说久木任职的现代书房是出版社，对男女之事比较看得开，但是让人知道他和老婆以外的女人上饭店，终究有负面影响。

能够的话最好尽量避开这种麻烦，他不想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久木是一直注意这点，小心翼翼地应对女性。

可是认识凜子以后，久木却失去这份避免引人注目的警惕心。

原因还是在于认识凜子这个他最喜欢的女性之后，觉得为了和她见面，多少要冒些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而让他更放得开的契机，则是一年前解除部长职务，贬到调查室这个闲差之后。

的确，对久木来说，一年前的人事异动冲击太大。本来久木也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在公司主流系统中按部就班地往上升。一年前五十三岁时，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下任董事候补，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却是那么突然，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解除出版部长职务，贬到任谁看来都是闲差的调查室。在这人事背后当然有着他对两年前社长换人后社内有一批所谓社长心腹的新势力抬头的认识不清，不过异动既已成定论，再去追究原因也于事无补。

久木自此深深明白，他不但错失升任董事的机会，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也永远不可能升上董事了。就算职位再有调动，不是换到更冷门的位置，就是外派子公司罢了。有了这层认知后，对前景反而开启一片新视野。

从今以后可以慌不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不论怎么挣扎奋斗，一辈子终究只是一辈子。观念一旦改变，过去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再那么重要，反而是从来不觉得多么珍贵的事物突然珍贵起来。

解除部长职务后，头衔虽是“编辑委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作。因为在调查室上班，需要搜集各种资料，有时候要整理像是专辑之类的题材提供给相关的杂志，虽然这些是他主要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有明确的交差期限。

处身在自由多闲的职位后，久木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打从心底迷恋或爱上一个人。

当然，他过去对太太和其他交往的女性，都抱有好感，也曾偷偷外遇过，但都无疾而终，没有那种整个身心燃烧起来的切实感受。

现在，他想在生命中留下重要的一笔。

松原凜子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久木面前。

就像爱情的邂逅总是偶然的一般，久木遇到凜子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